



□ 新 华

制作工艺独特

“工厂生产的雪茄主要采用了两种烟草：一种是种植在伊洛瓦底河(Ayeyarwady)河畔的淡味烟草,另

缅甸雪茄管窥(下)

多支。

制作雪茄时,制作工人坐在地上,身边放置着一个芦苇编制成的篮子,篮子里盛着他们制作雪茄所需的材料——烟丝、过滤嘴材料、外包皮、标签、系带、粘合剂、剪刀和量尺。过滤嘴外皮采用一小片报纸,而里面则由玉米的外壳(即苞米皮)制作而成。雪茄外包皮则采用一张干燥的塞贝斯滕树(Sebasten)树叶。雪茄卷制工人在使用这种树叶卷制烟丝等材料前,先将这种烟叶浸入水中,使叶子变得更加柔韧。然后,用大米胶或是带有粘性的水果浆糊把卷制成的雪茄粘合起来,最后贴上标签。熟练的雪茄制作工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就可以完成整个雪茄制作过程。

一旦平头平尾雪茄被制作完成,要么被出售,要么被储存起来。要被储存起来的那些平头平尾雪茄需要在炭火炉上加热一番,以降低水分含量、防

止细菌滋生和霉变。

面临三大挑战

尽管与跨国烟草公司高度自动化的卷烟生产过程完全不同,昆牟金工厂的雪茄手工制作工艺比较独特,然而他的担忧和关注却与那些采用先进技术的烟草制造商们相似。当询问他公司业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他说了三个方面,即来自其他烟草产品的竞争、工人的忠诚度和品牌保护。

在缅甸,虽然吸食平头平尾雪茄依然广为流行,但烟民对卷烟的兴趣日渐增加,毕竟卷烟在全球都很流行。昆牟金说:“我很担心缅甸烟民,尤其是年轻烟民吸食口味会发生变化。”

同时,平头平尾雪茄制造商为了争夺雪茄制作工人也激烈竞争。卷制平头平尾雪茄需要良好的技术,对于

生产制造商来说,通过高薪来引诱竞争对手的人才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此外,平头平尾雪茄还遭受着假冒伪劣的损害。昆牟金说他自己的产品经常被仿制。“这些假冒雪茄混杂着便宜的其他类型烟丝,然后贴上仿制的标签。”昆牟金还说,这些假冒的雪茄质量很差,消费者吸食后会立刻感觉到与正品雪茄口味不一样。

不像世界跨国烟草公司那样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昆牟金无力购买技术先进的印刷设备,保护自己的产品。平头平尾雪茄制作好后一般用橡皮圈捆扎,再用透明薄膜包装起来,以便防潮,然后按支销售。昆牟金说:“我们能做的只有收集自己产品被人假冒的信息,然后去报案。”他没有使用现在发达国家所采用的防伪油墨和全息图进行防伪。他只能从那些被抓后受到严厉惩罚的犯罪者身上得到一些安慰。

吸烟

□ 赵 明

我得承认,起初我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烟鬼。大约在进入初二的第一学期,一些室友在宿舍里吞云吐雾,我都会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们。

一路走到现在,我戒了不下五十次烟。有一次戒烟似乎已经成功了。那次是我吃戒烟糖吃的,大概在一个星期以后,我被那东西搞得食欲不振,面带菜色。即使是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自己在吃着什么东西。我相信自己,已经成功了!最后一天,我仔细地阅读了说明书。上面告诉我,当我吃到现在,我一定不想再吸烟了,就算吸烟也不会有味了。

我记得当时试着抽了一口五块钱一包的金许昌(我们那里都叫它“蓝把”,现在早已经没有了。)令我悲喜交加的是,是的!有味!有味得很!然后我就依然吸烟,并且很郑重地告诉别人说:“我不会再买戒烟糖戒烟了!”因为戒烟糖本身要比香烟贵得多!

在一些同学看来,我简直是十个恶不赦的混蛋,因为我吐出来的气体正危害着他们的肺和我的身体。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你的家人想想,就算你不为你的家人想想,也要为我们想想吧。退一步说,你就算不为我们想想,你也要为周围的环境想想吧!万一不小心,把学校的花花草草呛坏了,校长责怪下来,你负责得起吗?”在他们的“贵令”下,我戒了本世纪最长的一次烟。在那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坐立不安,我不断地看着各种书籍,边看边走,在宿舍里、教室里、甚至是操场上走来走去,看上去我就像是那个极爱学习的好学生,其实我像是一只躁动的狼!最后他们看得心烦意乱,就说:“求求你不要再戒烟了!”

我认为,吸烟也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也要讲求一些美感。比如说,你不能蹲在椅子上吸,在你做事的时候,你最好是把烟放在烟灰缸上,而不是斜叼着它,抽烟的时候,你最好能用嘴的中间部位吸,这样你的嘴唇看起来要可爱得多。

我很少见到一些女孩子抽烟,我是说,女孩子!那些大妈级别以及老奶奶级别的就别说了。假如一个女孩子有足够的风情的话,她抽烟的样子一定异常妙曼!我设想,她应该有点颓废,有点漫不经心,她应该有一头蓬松而稍乱的长发,而这头发恰到好处地遮住她一半的脸颊……但在现实中,我目前为止只见到过两个女孩子吸烟,一个是个川妹子,当时我就坐在她对面吃饭,她刚点了一份菜,坐那里等,然后拿出一颗黄鹤楼,坐那里优哉游哉地抽着,好不惬意!还有一次是见到一个外国女孩,她两指夹烟,大声地和同伴交谈着,时不时地往地上吐口口水,呵呵!与我想象中女孩子抽烟的样子相差太远了……

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吸烟更接近于某种思维活动。它和焦虑、痛苦、烦恼以及重大的事情有关。一方面或许是许多伟大的人物都吸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古龙、毛泽东……另一方面,吸烟这动作本身,就充满着让人遐想的空间。吸进去一些气体,然后让那些气体在身体里循环了一次,再缓缓地吐出来。在体验着烟的奔走的时候,吸烟的人关注的应该不是气体本身,而是自己心灵深处的不可理喻的东西。所以我通常认为,嗜烟的人应该像我一样,应该是沉默的、忧郁的、以及哀伤的。我不能容忍一个嬉皮笑脸的或者兴高采烈的家伙叼着烟在我面前高谈阔论。亢奋地吸烟是可耻的!不过有些时候例外,比如说,喝酒的时候!

烟草人生活中的“职业病”

□ 杜红岩

我,是一名平凡的烟草人,在专卖内勤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整日地忙碌着。多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养成了许多的职业习惯,但却被爱人戏称为“职业病”。

职业病之一:拆烟盒。这是我刚走上内勤岗位时“落下”的病。那时我不懂真假烟的区别,经过简单的培训我就上了岗,日常工作中却天天和真烟、假烟打交道。为了提高自己识别真假烟的水平,我只要看到空烟盒就拆,拆了后看粘胶,看胶路,看烟盒纸的印刷,然后对着资料上的真假烟识别知识按图索骥。和爱人上街时,看到有别人扔掉的烟盒,也总是央求爱人去帮我捡过来,装包里回家拆,有几次竟遭到了扔烟盒者异样的目光,于是爱人说我要捡自己去捡,别再让我去捡,人家以为我有病,其实是我有职业病。我却笑着说:下回有人再看你,你就大声告诉人家,我是烟草人的家属,被传染了职业病。随着我拆烟盒历史的延长,我的真假烟识别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职业病之二:看谁都像零售户。在路上遇到自己一时想不起是谁的人向我微笑打招呼,我首先会在心里问自己:这个人的商店叫什么名字?位置在哪儿?我希望自己能记住接待过的每一位零售户,这样会给我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便利。一次遇上了爱人家的远房亲戚,打完招呼后与我亲切交谈,最终因我一句“你商店生意近来如何”而结束交谈,还被他在我爱人面前“赞美”到“你们家那谁真可以啊,看谁都像零售户!”

职业病之三:走在路上爱“东张西望”。只要是我在路上,无论是步行还是坐车,我都爱东张西望。看看哪一条路上新开了一家商店,商店叫什么名字;看看新开的商店与它周围的商店相距多远;看看哪个商店门窗上贴有商店转让几个字……

因为总是这样不专心,也多次招致爱人的不满意,家属满意度多年无法提升。

记得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说过: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我要说的是:处处留心利工作,好习惯帮我提升水平!工作中,这几个习惯帮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我的岗位技能水平,让我在专卖内勤这个岗位上快速地成长起来。

日本白领女人的烟草情结

□ 张 咪

在日本,一边走路一边抽烟是被禁止的。所以一般公司或车站等公共场所都会设置专门抽烟的地方。刚到日本的时候不了解,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车站门口聚着很多人,一边抽烟一边玩电话。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人群中间还有很多身穿规整制服,踩着高跟鞋的女白领们右手拿着香烟,侧头吐出一团一团烟雾。

也许自己的想法太过于保守和老套,看着抽烟的女人,不禁会想起中国老电影里擦着妖艳的口红站在弄堂里招客的风尘女子,或是有钱人家的少奶奶无所事事用大烟消遣乏味生活。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抽烟是坏女人的象征,然而在日本,却仿佛是每个成人女性用来主张个性自由的一种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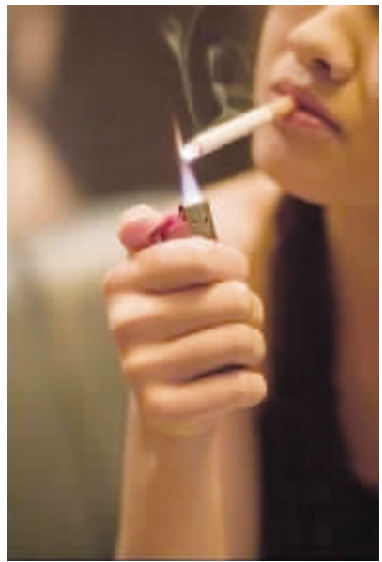
为何到了20岁成年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迷上了抽烟,甚至连正在上大学、没什么经济能力的女大学生们也会不惜掏钱每天买300日元一包的香烟?

我私下揣测,也许这些刚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风俗,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创造一片天的日本女性们,有许多来自社会方方面面无形的压力,导致她们不得不依赖抽烟缓解自己的压力。当然,迷上抽烟的女性有一些也许只是因为好玩才开始的,可是一旦对烟开始变得依赖不能自律时,说明某种潜意识的压力让她们喘不过气来。

现代的日本社会已与从前不同,鼓励女性从家庭走出来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好现象,但实际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说,日本公司面试时,一定会先问女性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觉得家庭和工作哪

个重要?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等着你时,正好你孩子发高烧,你会怎么办?残酷的抉择折磨着女性们。根本找不到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法。而且,如果两个条件相当的男女同时进入最终面试,二取一的话,多半的公司都会录取男生。理由很简单,公司招聘人是希望可以为公司创利润的,而不是冒风险聘来一个刚上几年班就结婚生孩子的。在职场,无论是业绩多么出色的女性也很难升职。在家庭,还是有很多日本男人守着“男人是家里的天”的老旧观念,无论妻子上班多辛苦,也不愿帮着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结果就是很多职场女性一天辛苦上完班后还要打理家事,每天都搞得精疲力尽。

有国内网友会说,上班辛苦就在家做主妇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除非老公是有钱人,足够养得起一家人,包括未来孩子的教育



费,否则一个普通上班族的年薪已经无法维持家庭的开销了。在日本,很多女性即使结婚后辞掉公司的职务,也会到超市或是饮食店做兼职,维持家庭生活。在工作休息时间,点一支香烟麻醉自己,哪怕5分钟也好,也会暂时忘记工作和家庭带来的烦恼。

周茂科:一枚烟标一种情怀

在50多年的烟标收藏过程中,周老也碰到不少尴尬的场面。一次,他去天津出差时,路过一个垃圾筒,发现里面有几个自己没见过的烟标,就忘乎所以地捡了起来,正当他聚精会神地捡的时候,突然面前一道强光闪了一下,抬头一看,一个老外正拿着胶片相机对着自己拍。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他用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伴着手势向那外国人解释道:“我是集烟标的,而非捡破烂!”那外国人明白后,一直向他赔不是,并按他的要求把胶片处理掉。碰到的尴尬情况多了,周老也总结出了一套“保护面子”的技巧:看到烟盒,俯身拾起,上下翻转端详一番,仔细折压后,再收入囊中。“动作要做得像个搞收藏的。”他常常为此自得不已。

周老常说:“不要小看这一枚小小的烟标,其实烟标的设计、图案、印刷,都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翻阅一本烟标就像看一部历史画册”。为此周茂科把他收集的烟标进行了精心分类整理,划分为地名类、历史人物类、植物类、花卉类、动物类、名山类、宗教类、旅游景观类、园林与建筑类、风俗与时韵类、海洋与湖泊类、河川与地貌类、楼榭亭台桥类等10多个类别。为了理清烟标的类别,周

茂科用了3本厚厚的笔记本,详细记录着每个烟标的名称、出处,还设计一本“查对表”,专门记录每个烟标对应的省份和厂家,不了解的烟标就空着待查询。从这些工整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一个老者对烟标收藏的专注和凝聚的心血。

难能可贵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周老,为了让自己收藏的烟标更有价值,从1995年起,他利用空余时间将这些烟标整理成册,考证各个烟标背后的故事,并附上一段简介,也算是留下一些印记。周老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手稿变成精装的烟草文化书籍,为后人提供认识卷烟发展历史的考察资料,也为见证烟草行业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受经济的影响,目前这个心愿工程进展缓慢。说到这,周老的神情开始有点黯淡,问起今后的打算,他坚定地说:“收集烟标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我会一直做下去”,他还无限期冀地说:“光靠自己的力量是很单薄的,真希望有关单位和有识之士能出手相助,帮我完成这一心愿。”

一枚小小的烟标,凝结的是周老一生不变的烟草情结,真心希望老人家的心愿能早日实现……



□ 陆碧峭

“经济”、“建设”、“将军”、“西柏坡”……说起自己这些珍藏的烟标,今年67岁的周茂科老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周茂科老人是福建省屏南县的一名卷烟消费者,同时也是一名烟标收藏爱好者。烟标,俗称烟盒,抽完烟后常被当垃圾丢弃,可是在周茂科眼中,却是宝贝。作为一名烟标爱好者,他痴迷收藏烟标已经有50多个年头,迄今共收藏有8200余枚烟标,此外还有10多个品种各异的烟斗、烟袋以及烟叶标本等。

他收藏的烟标产地分布广,国内的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和青海省外,其余省份的烟标都有;国外的有日本、美国、韩国、越南等国家的,除了555外,其余的品种都有标着各国的标识,有英文的、韩文的、日文的。

为了收集和整理这些烟标,周茂科付出了毕生心血。

周老收集烟标的途径广泛,除了自己平时留意收集外,也委托朋友出差时帮忙带些烟或烟标回来。“我收藏烟标,仰仗朋友是个好办法。因为,本地烟标还算好找,省外、国外烟标难觅。朋友出差、出国前都会先和我沟通,抽烟的朋友见到新奇的烟盒先买烟抽,然后把烟标给我”。这些朋友经常给他带些意想不到的新标,让他喜出望外。

烟絮,香烟的宣泄和灵感

□ 周志田

在烟民队伍中,我算是个“新兵”,我周围的同事大多都有二十多年的烟龄。

记得小时候,每当看见父辈们闲暇时吞云吐雾,特别是在饭后点燃一支香烟时,那逍遥自在、滑动的喉结,美名其曰:“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让旁边站立的我总是很好奇,而此时大人们会说:“小孩子在这里看什么,去玩去!”有着逆反心理的我于是背着家人、老师,和几个初中同学

躲藏在没人的角落学抽烟。说实话:“烟哪里好抽,在点燃香烟的同时,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刺得我眼泪汪汪,呛得我面红耳赤”。

高中毕业后我应征入伍,担任公务员,负责打扫政委办公室卫生。由于政委不吸烟,每天我都要从他的办公桌上“没收”数根香烟,拿给连队的老乡品尝。在我想家和寂寞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点燃一支,仿佛一切烦恼和寂寞都会在吞吐中一扫而空。三年的部队生活结束后,我退伍分配到烟草公司工作,当时已是个人大小伙

了,享有了抽烟资格,父辈们并不反对我抽烟了,只是父母在不经意的的时候会叫我少抽一点。我的烟瘾不是很大,一般每天在五六支左右,在我忙碌的时候不吸烟,只有在忙完一样比较繁重的工作后,心情放松,驱使我点燃一支烟,那袅袅、飘渺的烟雾,让我暂时忘记紧张的工作,放飞恬静的思绪。

但是,我的妻子对我这名“瘾君子”大不以为然。我们在抽烟之间展开“戒烟运动”和“反戒烟运动”的拉锯战,有时我强辞夺理地

说:“在烟草公司上班哪有不抽烟的”,妻子听了哭笑不得,持久战的最后是彼此都做了让步,订立“吸烟条约”:一是不准在卧室抽烟,二是每天抽烟不准超过五支。自此,便不再干涉我抽烟。

我并不是嗜烟如命,只是在面对烦恼、痛苦,或在练习写作时无法下笔时,我会点燃一支烟,望着那冉冉升起、变化多端的烟雾,我的情感得到了一种宣泄,给我带来创作的灵感,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